

卷之二

绣像濟公傳

上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绣像济公传(上)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9.125 插页² 字数443,000 印数000,001~100,000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347·13 定 价：2.90 元

0122829

[2017.4
3/1:1



出版说明

传说中的杭州西湖灵隐寺疯僧济颠，佯狂入世，除暴抑强，扶危济困的故事，在南宋时已在民间流传。其后编为评话，广为讲说。经过历代说话人的增益与扩展，集数百十则故事系于济颠一身，编述为百万言长篇章回说部，大约成于清中叶以后，即《花朝生笔记》所载，坊刻本《济公传》。坊本《济公传》，应是济颠故事的总集，惜今未见。现在能看到的，是清末书局石印本《济公全传》。《全传》每则故事情节一般比较简单，描人状物时有重复，官话土语掺杂，文中诗词俚曲较多，且追叙事物因果必有“书中交代”一语，凡此种种，足见是杭城说话人说济颠故事的底本。

《绣像济公传》是根据上海广益书局石印《足本绣像济公全传》排印。为尽量保持杭城说话人说济颠故事的风貌与方言俗语的特色，对语词、文句一般不作改动。《全传》原分初、二、三集，各集自成回目，此次排印，统一回目，并删去三集第三回以后与济颠故事无关的全部篇目。

济颠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，济颠的形象也为人们所喜爱，但《济公传》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并见，精华与糟粕并存，这是必须加以鉴别的。不当之处，请读者批评。

谈谈《济公传》

关 非 蒙

长篇小说《济公传》写的是济颠和尚的一生事迹。小说早已广为流传，济公也是妇孺皆知，说起这个疯和尚的行事为人，津津乐道，如数家珍。在西湖许许多多的故事传说中，惟只这个济公最为奇特，在与西湖有关的通俗文学中，《济公传》也最受欢迎。不过，尽管小说几乎是家喻户晓，济公又多么为人所喜爱，但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，济公这个形象有多大现实意义，并没有受到小说史家与评论界足够的重视。

济公法名道济，因为他为人疯疯颠颠，所以称他济颠。颠者狂也，狂人自然与众不同，一个狂人居然作为百万言长篇的主角，确实狂的不同凡响。人说他颠狂，不仅是形貌，他的为人行事，又无一不落在颠字上。这个颠而狂的济公，是以他的丑而怪的外貌来到芸芸众生之间。小说写他“长的甚为不堪”：“脸不洗，头不剃，醉眼乜斜睁又闭。若痴若傻若颠狂，到处诙谐好耍戏。破僧衣，不趁体，上下窟窿钱串记，绒绦七断与八结，大小豁髅接又续。破僧鞋，只剩底，精光两腿双胫赤，……”不僧不俗，非氓似丐，大家叫他疯和尚， he却说：“说我疯，我就疯，疯颠之症大不同。”为甚不同，不同在哪里？小说所要讲述的正是这个大题目。照济公所说，他在“警愚劝善度群迷”的同时，还要“专管人间不平事”。所以，佛祖说他离经叛道，玷污清规；封建卫道者骂他装疯卖痴，惹事生非。一部长篇交代明白：这个疯和尚假“警愚劝善”之名，干的尽是些干预人间不平之事。我想，这大约就是济公的性格特点，也是小说的主旨吧。

人间：封建统治下的地狱般的人间，不平事：亿万百姓的深重灾难。济公对那些沦于社会底层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的平民百姓，不但寄以同情，并且单枪匹马去解救他们。济公解救的对象有农民、工匠、小商贩、手艺人，也有谋生无门的小知识分子——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。开豆腐店的周得山，在高利贷盘剥下倾家荡产；画工阎文华因被恶霸看上了他的妻子，弄得家破人亡；穷儒生马沛然逃难到杭州，在西湖船上当管账，后来歇了生意，养活不了家小，含悲忍泪卖掉只一岁零两个月的孩子。这种人间惨状到处皆是。小说一开始就写济公扶危济困、救死拯溺，管的是小小百姓不平之事。对平民百姓的态度，济公是没有半点含糊，说到做到，点到“疯颠之症大不同”的主题上。

对那些衣冠禽兽又如何整治？只举一个例子可以概见。孝廉李文芳的亲弟弟死了，他为了霸占遗产，污蔑寡妇有奸情，几乎弄出人命。济公从中施计，揭露真相，把这个讲“孝”、“廉”的上等人物的卑鄙灵魂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

济公对那些达官贵人尽情嘲弄揶揄，他那诙谐怪谲的手段，看了令人忍俊不禁。大理寺正卿、恶霸王胜仙是秦大奸相的弟弟，绰号“花花太岁”，南宋朝廷最高执法者，但专以抢劫良家妇女、夺人妻子为玩乐。济公把他抢来的美女变作一只白狗，咬掉王胜仙的鼻子；他的宠妾被妖魔摄去，玩弄后送回，宠妾当王胜仙面说自己如何贞节。帮凶陆炳文，原是妓院里的管账，靠王胜仙的提拔，当上京营殿帅，妓女当上了殿帅夫人，老鸨当上了殿帅的岳母大人。原来皇帝陛下的军政大臣，无非是些乌龟王八，狐群狗党。小说最精彩的一幕，是济公同秦相比高低，济公把奸相拨弄在掌股之上，淋漓尽致地发挥一通。一个疯和尚居然同权相平起平坐，饮酒玩乐，还赌一万两银子的输赢。济公气宇轩昂，奸相卑躬屈膝，看来不近情

理，但处处显得顺理成章：奸相被人捉住把柄，民怨沸腾，自知腆颜无容，只能让济公占了上风。而且，不如此不足以快人心、平民愤。深受荼毒的平民百姓，只有借济公之手来惩治奸相，这是无可奈何中的一种报复。

济公并非一味嘻嘻哈哈，邪恶临身，他也声色俱厉地发泄胸中愤懑。奸相派人拆灵隐大碑楼木料给自己盖花园，济公十分恼火，说：“他是当朝宰相，传堂谕要拆大碑楼就得拆？过两天京营殿帅来传谕拆大雄宝殿，也得叫他拆？再过两天，临安府来个信，要拆东西配殿，也得叫他拆？再过两天，钱塘县、仁和县来个信，要拆藏经楼，也得叫他拆？那还了得。”这番话很有些分量。不难想起，为时不远的北宋末年的“花石纲”，给江南百姓带来多大灾难！能说这是信手拈来的几句大话吗？

济公对所谓善恶，也有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：“一个人做了半辈子的善事，一旦做了一件坏事，便说是天下第一恶人；一个人干了半辈子恶事，一旦有悔悟向善之心，便说是天下第一善人。”一针见血，戳穿了封建善恶论的极端虚伪。君不见，祸国殃民的慈禧，定要奴才们称他“老佛爷”；大军阀放下屠刀，逃进上海租界，便是社会“慈善家”、“社会贤达”。切不可看轻济公有意无意中的三言两语，那些话一点也不疯，而是鞭辟入里，针砭时弊的诛心之论。

济公的一个徒弟说：“你老人家出家之人，不要管在家之事。”济公一笑置之，我行我素。试看，济公带领一班徒弟，专以抑豪强，除恶霸，扶危济困，除暴安良为己任，很有些梁山英雄气概！他戏耍官绅，嘲讽贵胄，与《儒林外史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！他斩妖除怪，涤荡妖魔，也象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孙大圣！这是不是夸大了济公个人的作用？我的想法是，千百年在封建统治下呻吟的平民百姓，常是忍无可忍，扯旗造反，轰轰烈烈干一场，到头来仍免不了失败的结局。而那些手无寸铁的善

良百姓，更多的是期望清官出世，为百姓请命，“包青天”包拯，很大程度上只是人民的愿望而已。此外，或借助于侠客豪杰，或借助于神仙鬼怪，以超人的力量，改变生活现状，但这只能求得精神上的宽慰。济公形象的出现，上述各种因素都有，人们把侠士剑客、绿林豪杰、神仙道化、滑稽俳优等特点，汇集在一个疯和尚身上，并赋予他扶危济困、除暴安良、拯溺救死、彰善罚恶种种美德。但又为什么选一个疯和尚？这不难理解。疯疯颠颠，嘻嘻哈哈，真真假假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。又因为他是有灵性的和尚，所以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这正是人民意愿的体现，更确切说，是人民要这样一个“活佛”出现，从而实现人民的诸种愿望。这是口头文学的一个绝妙创造，是一个同人民血肉相连，生死攸关的艺术形象，是人民意愿的化身。但，并非说济公是个完美无缺的形象，不，他恰好是一个矛盾的产物：他是个僧徒，当然要宣扬佛说；他要干涉人间俗事，生活在人民中间，当然如凡夫俗子一般，有七情六欲，有人的共同感情。严格说，济公是个披着袈裟的游侠，他虽然宣扬佛法，但与他的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。早先，杭州虎跑寺“济公亭”上有一副对联，上联：“一柄破蕉扇，一领垢衲衣，终日嘻嘻哈哈，人笑痴和尚，和尚笑人痴，你看怎样？”下联：“奔来豁虎跳，跃去翻觔斗，到处忙忙碌碌，我为渡众生，众生不我渡，佛唤奈何！”基本上勾勒了济公的形象和个性特征。济公虽念念不忘警愚劝善、普度众生，结果是失败的。大盗华云龙无恶不作，济公率众徒到处捉拿归案，并屡屡劝他洗面革心，皈依佛法，华及其一伙恶徒终无悔悟之心，最后俯首就戮，公理得胜，佛法显得毫不足道。

关于济公的来历，仅有两条材料可以参证。一条是南北朝时有个著名的佛徒释宝志，史书上只说他为人佯狂，行为颠

怪，说不上是济公的原型。第二，五百年后南宋临安（今杭州）有个名叫叶守一的行者，说他有些疯颠，人称“呆行者”，他做过一件轰动社会的大事，戏耍过当时炙手可热的权相秦桧。但只凭这两则资料是创造不出《济公传》里疯和尚的，只是在说话人长期讲述济颠故事的过程中，济公形象逐渐饱满，个性日益鲜明突出；小说《济公传》也得到了更充实、更生动的增益和润色。可以说，济公是口头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，一个独一无二，奇妙非常的艺术形象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二百四十二回《济公传》，是个很完整的本子。从书中所提到的当时官职名称和上演的戏曲剧目来看，成书大约在清初。只注明是讲述，而不署撰者姓氏，更能证明它是一个最丰富详密的说书人的底本，稍加编次就成为一部有声有色的长篇小说。历代艺人们在讲述过程中，各逞才华，添枝加叶，花团锦簇，显得十分热闹紧凑。元、明以来的话本、长篇说唱、曲艺诸种特色，都被汲取汇聚，水乳交融而自成一家；散见在数百回中的大量诗词、俚曲、山歌的穿插，是采取诗话、词话的演述方式，活泼多姿。本书第十回中写道：“这部济公传，虽设神请鬼，并非奇怪之事，总得合乎神理。书有明笔暗笔，伏笔顺笔，倒笔忿笔惊人笔。”看完全书，便能品味出这并非炫耀夸口。人物上百，情节复杂，头绪纷繁，然而却能做到多而不乱，庞而不杂，叙事状景，讲来娓娓动听。驱使这样规模的人物故事，显得很有章法，若非长期锤炼、沙汰，是难以如此吸引读者和听众的。一回一桩故事，交代得有头有尾，波澜迭起，不露破绽；许多小故事或旁叙，或穿插，盘环围绕，脉络贯通。正如上面所说的那几种笔法，运用得手，游刃有余。写济公和他的几个徒弟，明写暗写，顺写倒写，出没闪烁，踪迹却历历可指，读来虽有目不暇接之感，但来龙去脉，清晰可辨。

《济公传》的语言也独具特色。

元、明以来的长篇小说或短篇话本，或多或少夹杂些文言书面语，并且在行文中还有些固定的格式和套话。由于年代较远，那时的白话不尽能为现在的读者所了然，尤以公案小说如《彭公案》之类，连篇累牍都是些固定的套子。《济公传》的语言却有自己的风格。简言之，它很少半文半白的夹生语，大体上是用江、浙一带的普通话，更接近今天的日常生活语言。故事的背景是杭州，书中还有不少富于地方特色的俚语，但并非方言。过去有些本子，因为不熟悉这类地方俚语的妙处，加以删改，大为减色。现在这本《济公传》注意到这一点，没有妄加改动，一字一句都保留原来的样子，读起来很传神，很流畅，明白易懂。特别是济公的语言有个性，有地方特色。整部小说的写人状物，叙事对话，旁白插话，如行云流水，清澈明快，生动亲切，时有山歌俚曲穿插，显得十分活泼。又因为济公经常往来于西湖山水间，偶有几处风景描写，用笔不多，却优美动人，如同在金鼓喧天之中，听到一曲短笛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心旷神怡。济公常经过苏堤，书中交代了“苏堤春晓”的来历，顺便写进一首民歌：“西湖风景六吊桥，一株杨柳夹株桃。”又如，从灵隐出来，一路上有冷泉亭、飞来峰、岳庙、西泠桥、苏小小墓、南屏山、净慈寺、凤山门……一路风景如画，煞是好看。到过杭州的人现在全都能欣赏到这些胜景，没有到过杭州的人也会心向往之，那更不必说住在西湖边的读者，人物故事就如同发生在身边一般。第五十一回写济公走出相府：“只见桃红柳绿，艳阳天气，野花芳草一色新。”春光明丽，置身画图中。第一百四十八回写济公回天台原籍，故乡萧索，今非昔比：“正是兔走荒苔，狐眠败叶，俱是当年歌舞之地。露冷黄花，烟迷剩草，亦系旧日征战之场。”一幅深秋衰落景象，暗示着农村荒芜败落的实情。这类即兴式的抒

写，对刻画人物心理状态、烘托气氛，起着相互映衬的作用。《济公传》的许多情节是以杭州西湖为背景，或者最后在西湖归结。但书中所写的地方，遍及江南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，那里处处是横征暴敛，盘剥压榨，百姓受尽折磨，怨声载道；地主恶霸，贪官污吏勾结一起，鱼肉百姓，无法无天，没有一处是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。一面是歌舞淫佚，纸醉金迷；一面是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贫富悬殊，对比强烈，展示了极为广阔的社会现实，这不能不说本书弥足珍贵的写实态度。济公是为了苏解民困、解民倒悬而来到百姓中间的，作品自然要涉及到那个社会的各个方面。济公“专管人间不平事”的宗旨与《济公传》所展现的那个到处是不平的社会现实，是完全一致的。

《济公传》的一些缺陷也是很明显的。首先，它的扶危济困、除暴安良、嘲弄权贵的积极主题，时时为佛门的迷信说教所笼罩，好象是不借助于佛的威力便无法施展人的力量；在解救危困的同时，不忘宣说生死无常、因果报应的宗教迷信。似乎是，济公是佛的化身而非人民愿望的化身，人间的诸般苦难，非佛力不能解脱，这些都带来很多消极因素和不良影响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淹没了书的现实精神。与此同时，还宣扬封建伦常、忠孝仁义等错误观念，这都是应该剔除的糟粕。其次，正因为它是个在话本基础上积腋成裘的长篇小说，情节枝蔓芜杂，往往游离主线，泥沙俱下。如济公捉拿大盗华云龙，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，喧宾夺主；不少章节热衷于厮杀火并、比武打斗的描绘，落于低劣的武侠小说陈套。不少情节，大同小异，过于琐碎，使得济公那种诙谐怪诞、滑稽诡谲的性格受到了损害。还有，济公戏弄奸相是书中精彩的篇章之一，但济公后来被当作奸相的“替身”而招摇过市，大摆威风，读者怀疑济公究竟站在哪一边，是不是当上了秦府的高等门客？

这确实是不小的败笔。

《济公传》和济公这个形象历时数百年，象其他古代小说、话本一样，受历史的局限和封建观念的影响，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。剔除糟粕，拭去尘垢，使它的积极的主题和鲜明的现实意义放出光彩，不失为一部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。我想，这大约是出版社重新印行它的初衷罢。

我的一些看法是芜杂浅陋的，也许有不少错误。书已呈现于读者面前，是耶非耶，请大家来评论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于杭州大学

玄公禪師

趙斌

秦丞相

濟公



集卷時

王全

香公

王安士

李文芳

趙玉貞



鄭雄

華雲龍

陳亮



九聖仙姑

李彩林

鄧素秋



绣像济公传目次

上 册

第 一 回	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	(1)
第 二 回	董士宏葬亲卖女 活罗汉解救好人	(6)
第 三 回	施禅机赵宅治病 说佛法暗中救人	(12)
第 四 回	抗韦驮周宅捉妖 病服神怒打老道	(19)
第 五 回	周员外花园见妖 三清观邀请老道	(25)
第 六 回	周望廉细说见妖事 刘泰真捉妖被妖捉	(30)
第 七 回	见佳人痴呆起淫心 想美丽花园遇妖女	(35)
第 八 回	练法术戏耍刘泰真 李国元失去天师符	(39)
第 九 回	赵文会西湖访济公 醉禅师请神盗灵符	(43)
第 十 回	赵斌夜探阁天楼 英雄仗义救公子	(48)